

城里稼穡

仲一晴

小区背面是片荒地。噢，不荒！三五块地种着蔬菜，三五块地正待种子发芽。不知道是谁翻的地、种的菜，他们天蒙蒙亮就来劳作了。那片荒地早就被开发商拿下，开发二期或三四期房产，不久就该打桩造楼。那些蔬菜种得毫无意义，至少在我看来。

城市里很多这样的地。围墙围着，路过豁口处，可见里面油菜花开得欢天喜地，让豁口处开进去的挖掘机很滑稽。有些土地，开发商先种上树，以宣示主权。可不久后，树下就是蚕豆花、油菜花、黄豆苗，一畦一畦的，整齐而葳蕤。我想不明白，那些庄稼是谁去种的？

城市在扩大，城里多了很多安置小区，很多农民离开土地变成了市民。最让社区干部头疼的是，“新市民”将楼下的灌木拔了，种上青菜、辣椒，还有的竟然搭上架子，西红柿的藤蔓快攀到半人高了。干部们用喇叭在社区里喊了多年，情况稍微好转了点。

去年夏天，回乡有事，顺路回家看看父母。二老戴着草帽、假袖套，正准备出门下地，到稻田里拔稗草。我很疑惑，之前在她们姐妹的强烈抗议下，父母不是答应不种地了吗？仔细一问，原来他们又偷偷地把地要了回来。“现在种地一点都不辛苦，一年到头的也就剩下除除草这点活计了。”母亲辩解道。

我实在无法理解，年过古稀的父母为什么如此眷恋土地？为什么如此喜欢耕耘劳

作，要知道他们一年吃的粮食完全可以购买解决，根本不用躬耕于土地。“不稼不穡，取禾三百廛”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

德国人蒙顿唐，事业失败后换上严重的抑郁症。他回到乡下，将颓败荒凉的旧屋打理出来，四周种上各种花卉植物。《他用一朵花开，治好了自己的抑郁症》是BBC《园丁世界》节目组为蒙顿唐录制的专题。节目的结尾说：几十年前自己对人生绝望至极的那段经历，原来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铺垫。就像鲜花的种子，在经历地下的黑暗和无望之后，终会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迎来光明，芬芳整个世界，芬芳盛开的美丽人生。

中国农民更实际些，不种花。土地，就是用来种庄稼的，庄稼再养活人，这是天

道，是伦理，是日常，是血脉奔腾在身体中的意义。不管是种花还是种庄稼，原来看着种子发芽是很幸福的事，原来看着青苗成长是很快乐的事，原来收割果实是很圆满的事，原来期待来年是会很安详的事。

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小区后荒地上有一畦菜被拔掉了。泥土翻开，散落着几根菜叶。看来过几天，这一畦又得被那群神秘的农民种上另外一种蔬菜了。心里涌起一股冲动，想学蒙顿唐，也去栽点花，欢欢喜喜地看着它们吐芽、生长、开花。或者种点儿青菜萝卜什么的，做几天神秘的农民。

想想还是作罢，我起得肯定没他们早。在城里种庄稼，起码要讲究策略，起码得精通农活。还是留点儿对他们的想象吧！跟他们相比，在阳台上种花的人是多么憋屈，田野里撒欢的农民没有阴谋可言。我的父母亲，安置区里的“新市民”，都是神秘的他们。他们的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群遵守时令的人，那是群亲近黑土地的人。他们远通上古，触摸时节，为城市的人们，接通着最后一丝天地的气息。



思念

方明
摄

老家·父亲·水

刘传福

儿时的家在赤水河沿岸一个偏僻的乡村，常年缺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似乎整个夏秋之交都是在父亲找水、挑水的日子里度过。沉甸甸的水担子，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压弯了父亲硬朗的脊梁。

老家后面的山脚下有个大大的水塘，塘边上长满了各种杂草，绿油油的马齿苋是典型的代表，偶尔还有几只顽皮的青蛙围着塘边跳。每年下半年，我们挨着住的几户人家总会每户派出一个代表，在雨水旺季前夕，沿着山顶而下掏沟、清淤，然后将水塘蓄满水，一直要用到次年上半年。多年来，朦朦胧胧的记忆里，纵然水塘里出现了一些黑脑袋的小蝌蚪，水浑得泛黄，然而挑回来捞出蝌蚪，在桶里放块明矾稍作沉淀，乡亲们仍旧在用那塘水。后来，眼看着塘水捉襟见肘，往往一盆水总是洗菜后洗脸，洗脸后洗脚，洗脚后再给牲畜浇凉。

一家人中，要数父亲力气最大，找水、挑水自然成为了他每天的家常便饭。每天天还未亮，父亲就打着手电筒出门找水去了。父亲一向雷厉风行，挑着水桶碰撞门框的声音总会把我们吵醒。小睡一觉醒来，总会看见他挑着一担清亮水回来，汗水总是湿透了披肩，然而眼里满是欣喜。

找水的地方离家不远，叫竹林沟，这里植被茂盛，虽说是夏季，然而沟里早晚仍旧寒气逼人，水量也很小。后来听父亲讲，很多时候为了积一担水，他往往要连续舀十多个水坑，甚至要抽上好几支香烟。

一个近乎冒烟的夏季，竹

林沟的植被都快发黄了，沟里再也无水了，父亲和乡亲们只好到几公里外的小河沟去挑。小河沟边有一股水，水量特别大，一直没有断过，很凉也很甜。

从我家到小河沟，是很长一段沿沟直下的陡峭山路，稍有不慎就有摔下悬崖的危险，同时，平时走的人太少，狭窄的路上常年杂草丛生，最惹眼的是齐膝高的狗尾草。去那里挑一担水，父亲往往得歇上几次，来回得花上三个多小时。

为了防止陡峭路途“水漫金山”，父亲还在路边摘来两片绿色的大叶子，每只桶里平铺一片。回到家，父亲捞上叶片，将叶片上所有的水珠轻轻抖进水桶，然后揭开缸盖，小心翼翼地将水倒进缸里。伴着哗哗的声响，雪白的水花美美地绽放在我们一家人心里。

后来，我们逐渐长大了，父亲一向笔直的脊梁却被沉甸甸的担子压弯了，肩上被岁月刻上了厚厚的茧皮。学着父亲，我也用了一根扁担，挑上母亲专门为我定制的一挑小桶，和父亲一道，早晚行走在挑水的路上，雄赳赳地当上了挑水的“小小男子汉”。

九十年代后期，家乡集资安装了自来水，股股清泉流到了家里。如今回家，再也看不到大挑小挑的水桶，只剩下门背后几根灰尘斑斑的扁担。

二三十载过去了，如今父亲已经年近花甲，虽然不再挑水了，然而仍旧是家里种庄稼的顶梁柱，几十年如一日地用农村人的方式，默默无闻地打理着家里家外。父亲硬着肩膀挑水几十载，挑的哪里仅仅是一担担清水？挑起的，是家庭的重担，更是对家人、对儿女、对生活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我那别致的小“花园”

韦建华

说是“花园”，我却在这两个字上打了引号，因为这不是那种“正经经、中规中矩、周边围起来、中间种花”的花园，而是我车库门前的花砖地。

我的车库门前有一块六七平方米的平地，其实是供我的车子进出车库的空地。可能是出于环保或绿化的目的，这块空地上铺的不是水泥，也不是三合土，而是由“直径”二十厘米、中间有二十五六平方厘米空孔的水泥花砖铺成的，也是城市道路两边和一些小区内常铺的那种水泥花砖，这些花砖铺好后在中间的空孔内填上土，种上草，又好看又环保。

我刚搬到小区来住的时候，车库前这些花砖的孔，有些其中的土被廊檐落下的雨水打了出来成了一个空孔，有的只剩下一点的土了，有的花砖孔里原来种的高羊茅、黑麦草之类一点点草，也被那酷热烤得要死不断

气的了，让人看起来没什么气息，更别谈朝气了。别说还是这样的“斑驳”，就是整整齐齐地长满那些细细的、平整整齐的高羊茅或黑麦草之类的草也会让我觉得生气不够、欠缺了什么。

一天，一个花砖的孔里长出了一根叫马鞭草的野草，不知是风吹来的种子还是鸟衔来的。我小时候在县体育场的草坪、幼儿园的教室边、厂里的地角常见这种草，这种草梗有小火柴杆粗，深棕色，叶是绿色的，草是一节节地长，有些像马鞭，所以我们叫其马鞭草，这种草最长能长到一米长，我小的时候常扯几根这种马鞭草来玩；如今，这马鞭草的出现让我感到兴奋！看多了那千篇一律的高羊茅、马拉草或黑麦草，突然看到这马鞭草特感到新奇，也把我带入过去的美好回忆之中。我每天进出，看到这马鞭草特别惬意，心情也特别好地好。没多久，花砖孔里又长出了鸡仔草，这种草也是我小时候在

郊外常看到的。

我突然想到：何不种一些野草野花！不仅能增加绿色，还能弥补我现在的房子没有外阳台和外窗台而不能种花的遗憾。这花砖孔里不能种那些高大的野草与野花，我就利用回县里和去郊外的机会挖一些矮小的野菊花、车前草、小马蹄草、鸡仔草、金佛草，把这些我小时候常见到而到了市里难见到的野草野花种在这些花砖的孔里，加土浇水施肥。野草野花的生命力本来就很强，再经过我这么用心地“弄”，更是用勃勃生机回报我，很快那车库门前那草坪就成了一个“花园”。尽管，这个“花园”很“袖珍”，种的花草也很矮小，但在我心中要比那用水泥砌园边、花栏栅围起来、种满名贵花草的花园重要得多。不仅是因为这些野花野草生命力强，绿得自然、花开得纯朴，更是因为这些野花野草带给了我过去那种纯朴、真挚的美好回忆。

每天，看到这种满了野花野草“花园”，心情就自然而然地会好起来，疲倦、烦恼，甚至痛苦都会烟消云散。

天道酬勤！因为我有心、留心、用心，“花园”就给了我美景、美丽、美好！